

书墨画缘

饱蘸墨彩描绘新画卷

◆ 海青

提到陈国兴,著名山水画家王克文对自己的这位爱徒连声夸赞:“国兴画画勤奋,成绩突出,进步显著。”国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师从王克文学习山水画,几十年来经常跟随老师去各地写生,理论与实践结合,既丰富了创作素材,又锻炼了造型能力,逐渐形成雄健清逸的风格并于2012年入编《上海书画篆刻家名典》。2016年,国兴在朱屺瞻艺术馆成功举办个人画展,获得同仁高度评价。中央电视台旅游卫视还为其做了专题访谈。



陈国兴山水画《春晖映河山》

国兴年轻时曾深入贵州山区插队十年,纯净古朴的原生态山水自然风光在他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他后来拿起画笔时,多年来累积在脑海中的画面记忆数据库自然而然就打开了,化成笔墨源源不断地流淌于画面中。知青岁月丰富了国兴的人生阅历,也使他更懂得珍惜光阴,发奋努力。国兴的好学使他总有机会得到名师指点,像汪家芳老师也曾

指点过国兴,令他获益匪浅。画画是画家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国的水墨画尤其山水画,已非常有高度,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画科体系,笔墨从古代发展到现在,已达到顶峰。笔墨当随时代,对画家而言,更注重的是如何把传统笔墨与当今时代背景相融合,笔墨依附背景,要适应和表现当今时代的审美趋向。讲到风格形成,国兴认为,一个画家形成自己的面貌,不能强求硬做而成,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

然而形成,且一定是结合了画家自身的修养表现出来的。好的风格面貌要使人看了感到有正面的力量,健康的气息。国兴日常除了画画,喜欢读读诗词,听听古典音乐,增加艺术修养,同时他也积极关注社会民生。习总书记讲,要弘扬民族文化,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国兴画画时总想着怎么画出一个健康向上的力量,反映出这个时代欣欣向荣的大好河山。国兴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过的苦,但也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虽然我每天画画的时间很有限,但我总是力争把有限的时间转化为最大的效率和收获。我对生活的态度是‘知足常乐’,对艺术的信念是‘自强不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新时代新风貌,我们期待画家陈国兴先生,在深入研究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思路,饱蘸墨彩,创作出时代的新画卷。

匠心独具

黄宏疆的竹刻

◆ 德安



黄宏疆竹刻 乔勇摄

在识默轩欣赏黄宏疆的竹刻,几块留青竹刻尤其夺人眼球:只见山峦叠嶂,松风烟云,幽谷清泉……都在一片片薄薄的竹片上表现出来。画意好,刻得精致,好似一阵清风扑面而来。朋友说,黄宏疆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上海青年女排的主教练,因施教有方为国家队输送多名优秀队员,后又调任上海男排教练。排球从武行,竹刻为文玩,两者的反差很大。

其实,黄宏疆从小就和艺术有缘分,有事无事总喜欢画画刻石和雕砚。即便以后进了部队,打上了排球,外出训练和比赛时,也不忘带上刀笔和寿山石,一有空便舞刀弄墨,自我陶冶。上世纪80年代初又有缘成了现代海上名家沈迈士老先生的孙女婿,得到沈老先生的亲授文辞与绘画,开始步入正规的艺术之路,笔墨功夫日益长进。

在沈老先生最后的几年里,黄宏疆跟随相伴,常随老先生出席各种文坛名宿和画坛名家之间的雅聚和笔谈,有幸耳闻目睹老一辈名家们精彩纷呈的诗词唱和与临池挥毫,又得他们的指教和传授,这样的福分实在令人羡慕。当他迷上了留青竹刻后,篆刻大家钱君匋先生专门传教刀法给他,还为他题了“得古之法”,以资鼓励,让他深受感动。

自教练岗位退下来后,时间宽裕了,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留青竹刻的艺术创作中去。为了觅到竹节长、密度好的竹刻材料,这么多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地的大小竹乡。上世纪90年代末,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他拿了两块竹刻作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上海的艺术展览,居然一炮打响,还得了奖,让他一发而不可收。

清新秀逸裘国强

◆ 吴颐人



裘国强篆刻「竹报平安」

国强是我的师弟,同出沪上钱君匋老师门下。匋师生前,不断有人上门请教,我也陆续听到某人在说他是君匋老师的关门弟子,我思忖这“门”怎么老不关?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1998年君匋老师过世后,一些成了名的求教者,从此在他们的光辉历史中,只字不提君匋老师的名字,转而攀附其他名流,可悲又可笑。我只对那些有情有义,懂得感恩的人,心怀敬意,并引为可以结交者。国强成名后,高调治艺,低调做人,与人无嗔,凡有介绍其艺事时,不忘师恩,这是我尊重他的首要原因。其次,当然是我觉得他的印艺值得我学习和推荐。

国强,号谷萝,斋名迟乐斋。少时即爱好艺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1975年,著名画家陶冷月的公子陶为滋先生成了他的篆刻启蒙老师。后来,国强又参加了“文革”后第一届上海青年宫的书法篆刻培训班,指导他的是汤兆基、陈若崖、徐云叔等老师。出身“名门”,加上耐得住寂寞并勤学苦练,基础扎实,所谓上海人说的“吃过萝卜干饭”,自然出手不凡。之后,在1987年,同钱君匋老师及同学王荆龙,在大阪举办了三人的书法篆刻联展,1988年,以西泠

印社、君匋艺术院社名义,为匋师联系了日本书道名家梅舒适先生,举办了二人的书、画、刻联展,在日本引起轰动。那也是“文革”后在日本较为成功的书法篆刻展。1996年,受澳门市政厅邀请,他又陪君匋老师前往进行艺术交流。1997年陪同君匋老师到香港办展览。

舞台上生、旦、净、丑,书法上有真、草、隶、篆,绘画中有工笔、写意。故印章中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等的雄厚写意篆刻,与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的工笔铁线篆与日月同辉。当今印坛,颇多底气不足却自诩创新的“印家”,其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作品,正在误导着众多的青年

爱好者,使他们认为,原来刻印这么简单。而从我所认识的沪上徐云叔、裘国强等印人及深圳鞠稚儒等的印作中,可以欣喜地看到篆刻艺术中,一支重要的工笔元朱文风格得到传承的光芒,尽管笔者所追求的是吴昌硕、来楚生、齐白石印风。

我认为国强追求的工笔印风,可以与与众不同的,或者说比较属于强项的是他不但善于刻石章,而且对常人所不能的在玉质、翡翠、象牙等异型印材上大有作为。沪上一代大画家唐云、黄幻吾等都曾得到他的玉印。由于国强几十年的心摹手追,从秦汉玺印及明清著名印家的作品中广泛吸取营养,故所作布局精稳,用刀稳健,既有传统的古意,又有其秀逸的清新之气。书法篆刻中的线条乃作者的生命密码,印如其人,基本功扎实,不做劣马乱奔。国强的元朱文,包括其屈曲盘绕,布局得体的鸟虫篆印,反映了作者的优雅宁静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给人的感觉,就可以用“静美”二字概括之。其隶书作品也同此风。读者可以从他的作品中印证我此言不虛。

近日,海上印社有六人艺术展,看到国强参展的一批精品印作,乐意写此小文向读者介绍,并祝国强百尺竿头有更大进步。

铁笔华章

艺坛鸿爪

传世最佳本《集王圣教序》竟有衍误

◆ 沈思扬

在佛教盛行的初唐,写经立碑等佛事层见迭出。唐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分别为其所取佛经译文作《序》和《记》,圣教序文由此而成。唐太宗为铭记这一“胜朝盛事”,便筹备将其刻于石碑之上。此后共有四种圣教序碑流传至今,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集王圣教序》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这里我要讲的便是《集王圣教序》。

《集王圣教序》是由怀仁和尚从王羲之真迹中集字镌刻为碑而成。帝王文与书圣字的完美结合,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

作品。此碑历代屡经椎拓,存世拓本较多。传世者以北宋拓为最早、最好,故历来收藏此碑者都重宋拓。

在朵云轩碑帖课上,我们对三本代表性宋拓本——传世最佳本、明库装本以及墨皇本的出版物进行比较考据,却意外发现最佳本某一处和其他两个版本有所不同。在原碑第六行考据处,最佳本为“空之心长契神贞敏早悟三”,其他版本为“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不难发现,问题症结在于“空之心长契神情”和“贞敏早悟三”颠倒了顺序。为此我们特翻出一件能呈现原碑文顺序的

全碑拓本,并对照《圣教序》原文,最终确认正确顺序应为“……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由此可以推断,最佳本此处有衍误。

那为何传世最佳本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况?上海碑帖鉴定专家王壮弘先生在这本传世最佳本的出版后记中写道:“此本明时为张应召所藏,一九五八年余于沪上茂名路一旧家征得……此乃宋时旧装。”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最佳本很可能是在宋代装裱时便已弄错。然而时间久远,难以考证,究竟是何原因,还请各位专业人士指点迷津。



《集王圣教序》三本代表性宋拓本(右起):传世最佳本、明库装本以及墨皇本